

第一辑

China Studies Quarterly

中 国 学

郑 冲

从地缘文明透视看中国持续发展的秘诀
——试论“中国模式”

滕伟伦

论“中国模式”

许纪霖

文明的崛起：中国准备好了吗？

仇德为

“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模式

周 武

现代化进程中的地区差异——周锡德教授访谈录

汪荣祖

论中国历史对全球化世界的贡献

蔡正来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 国 学

第一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 第1辑/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海社会科学院
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08-10862-2

I. ①中… II. ①世… ②上… III. ①中国学-文集
IV. ①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8128 号

责任编辑 李 莹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平

中国学
(第一辑)

世界中国学论坛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研究所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32.75 插页 2 字数 493,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862-2/D·2109

定价 65.00 元

特稿

- 2 谭 中 从地缘文明透镜看中国持续发展的秘密
——试论“中国模式”
- 22 欧伟伦 论中国模式
- 42 许纪霖 文明的崛起:中国准备好了吗?
- 55 张维为 “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模式

对话

- 80 周 武 现代化进程中的地区差异
——周锡瑞教授访谈录
- 104 蒋 杰 法国汉学的历史与现状
——王论跃教授访谈录

历史人文

- 114 汪荣祖 论中国历史对全球化世界的贡献
- 127 李明辉 儒家传统在现代东亚的命运与前景
- 135 张光润 戊戌“变科举议”考论
- 169 萧 人脉中的文化:开明书店的关系网

当代聚焦

- 230 王 军 低碳经济在中国:挑战与应对
- 247 诸大建 中国发展 3.0:生态文明下的绿色发展
——深化中国生态文明研究的 10 个思考
- 263 樊明太 郑玉歆 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绿色发展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
——以中国履行在入世“后过渡期”(2006—2010 年)
的承诺为例
- 277 许光清等 基于问卷的企业管理人员气候变化意识调查

中国与世界

- 290 陶文钊 中美关系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
301 袁志刚 中国经济转型与世界经济再平衡
311 权 衡 中印经贸关系:结构分析与发展前景
331 叶淑兰 中国如何与东盟建立互信及其反思

新视界

- 346 李鹏程 论当代中国与外部世界跨文化交往的方法论——在文化哲学维度上的一个思考
359 邓正来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
384 黄 勇 《庄子》的差异伦理学
412 布鲁斯·盖瑞森 刘 宇 上海世博期间美国精英报纸上的新闻框架与中国形象

重读大师

- 436 蒋 杰 保罗 戴密微的远东生涯与他的佛学研究
464 谢列布连尼科夫 悼念俄国人类学家、通古斯学家史禄国教授

书评

- 476 何建国 时空、记忆与历史
——读《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484 郇 菁 世界体系理论视野下的“中国模式”
——以阿瑞吉和《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为中心的探讨
499 杨起予 西方人的眼光和中国人的难处
——评威尔·贺顿新著《恶兆:中国经济降温之后》
508 褚艳红 压迫—反抗叙事模式的另一种表述
——评《台湾的农村妇女与家庭》

Features

- 2 *Tan Chung* Secret of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a Geo-civilizational Prism: A Tentative Discourse on the "China Model"
- 22 *William H. Overholt* The China Model
- 42 *XuJilin* Rise of Civilization: Is China Ready?
- 55 *Zhang Wei-wei* China Model in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al State

Dialogues

- 80 *Zhou Wu* Regional Differenc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oseph W. Esherick
- 104 *Jiang Jie* French Sinology: Past and Present: Interview with Frédéric Wang

Humanities

- 114 *Wong Young-tsu* What Chinese History Can Contribute to an Unfolding World of Globalism?
- 127 *Lee Ming-huei*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ir Destinies and Prospects
- 135 *Zhang Guangrun* An evidential study of the 1889 "petition for the refor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 169 *Ling Shiao* Culture from Connections: Guanxi Networks that Shaped the Kaiming Publishing, 1925—1930

The Currents

- 230 *Wang Jun* Low Carbon Economy in China: Challenge and Response

- 247 **Zhu Dajian** China's Development 3.0: Green Development under Eco-civilization—Ten Viewpoints about Deepening the Study of Eco-civilization
- 263 **Fan Mingtai ; Zheng Yuxin**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Post-WTO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China: Application of the Dynamic PRCGEM
- 277 **Xu Guangqing , et al** Climate Change Consciousness Survey Based on Managers in Firms

China and the World

- 290 **Tao Wenzhao** China-US Relations and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Community
- 301 **Yuan Zhigang** Chinese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Rebalance of Global Economy
- 311 **Quan Heng** Sino-Indian Trade Relations: Structure Analysis and Developing Prospect
- 331 **Ye Shulan** How China Build up Confidence with the ASEAN and the Reflection

New Perspectives

- 346 **Li Pengcheng**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ntemporary China with the World: A Meditation in the Dimension of the Cultural philosophy
- 359 **Deng Zhenglai** Existential Wisdom and the Development in China
- 384 **Huang Yong** The Ethics of Difference in the Zhuangzi
- 412 **Bruce Garrison ; Yu Liu** News Frames and the Image of China: in U. S. Elite Newspapers during the Shanghai Expo

Great Sinologists Revisited

- 436 **Jiang Jie** Paul Demiéville's Life in the Far East and his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m
- 464 **I. I. Serebrennikov** Remembrance of 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 A Russian Anthropologist and Scholar of Tungusic Studies

Reviews

- 476 **He Jianguo** Time, space, memory and history: a review on Chen Yunqian's *Worship and Memory: the Construction and Spread of the Sun Yat-Sen Symbol*
- 484 **Li Jing** A world-systems view on "China Model": a review on Giovanni Arrighi's *Adam Smith in Beijing*
- 499 **Yang Qiyu** Westerners' View and Chinese Difficulty: a review on Will Hutton's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
- 508 **Chu Yanhong** Another Description of Oppression-resistance Narrative Mode: a review on Margery Wolf's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特稿 | **Features**

从地缘文明透镜 看中国持续发展的秘密 ——试论“中国模式”

谭 中

摘要:

通过文明棱镜的方式比通过地缘视角来理解中国模式,以检验中国持续发展更为重要。中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今天一直是一个强大的文明国家。中国持续发展的秘密在于其整合统一的内在力量而不是其竞争和征服的外部力量。“天人合一”是这一秘密的关键要素,也有自上而下的力量和草根原创力的平衡。今天,当我们强调中国模式的时候,我们必须发扬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虽然我们很多地方需要学习西方现代化经验,但是以抛弃中国传统智慧为代价去学习西方经验只会使中国走向衰弱。

关键词:

中国模式;地缘政治;地缘文明;传统智慧;自胜者雄

作者简介:

谭中,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有人把西方发展的形形色色比作“万花筒”，非常形象。西方（等于是“世界”）有关经济发展的系统性的理论与偶发性的评论更是五花八门，使人无所适从。从这些比“万花筒”更万花筒的言论中，人们又提炼出一些与中国有关的所谓“北京共识”（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还有所谓“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直至“中国模式”等西洋摆设。我们今天的世界在表面生活方式与文化层面上都是被西方的潮流牵着鼻子走的。譬如电气、自动装置、摄影、火车、汽车、电脑、手机、西装、卫生间等对神州大地已经像氧气一样不可缺少，“中国模式”等新概念也一样，把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拧到一起来了。

我看到一则来自英国的报道，把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暗指它们的巨额投资、特大的富丽堂皇场面以及数百万志愿者场内场外服务）也形容为光辉耀眼的“中国模式”，这就耐人寻味了。从基本逻辑来说，我认为应该把“模式”和“发展规律”区别开来。“发展规律”是天然的、内在的、与时俱生、与时俱进的；“模式”是人为的、外在的、带有炫耀目的甚至侵略意图的，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几千年来并不提倡。“中国模式”一词也不知道是哪个外国人发明的？其发明的动机就更弄不清楚了。

有人说“中国模式是客观的”，甚至说中国历史上就存在着一种“模式”，似乎把“模式”和“发展规律”混淆起来了，又说“中国的许多问题，都属于前民主化时代的问题，西方的许多问题，属于后民主化时代的问题”^①，我反对这样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规律套到中国国情上来。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中国则不然。无论是传统的皇权还是现代党权，都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党权，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②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一分析也有道理，但从地缘文明的角度来看就不符合事实与逻辑了。比方说，清朝政府在皇宫太和殿御座后挂上“正大光明”（发

① 郑永年：《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联合早报》“言论”版2010年5月4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00504a.shtml，2010年9月10日。

② 郑永年：《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联合早报》“言论”版2010年5月11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00511a.shtml，2010年9月10日。

扬无量光“阿弥陀佛”观点)的金匾,突出的不是“皇权”的尊严,而是一种文明的理想。今天的中国领导人绝大多数是在镰刀锤头旗面前宣誓要为解放人类鞠躬尽瘁的,应该不是“党权”的追随者。我认为把中国政治现代化形容为从“传统皇权”进步到“现代党权”,说“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是不正确、不健康、不符合事实的,这都是地缘政治范式在作祟。

我并不从名字上反对“中国模式”。如果认真从地缘文明范式来探讨中国发展的规律,我认为也可以应用“中国模式”这一时髦名称而不钻地缘政治范式的牛角尖,当然,不赶时髦其实也无伤大雅。本文是通过讨论“中国模式”来探讨中国发展规律。

一、中国是世界上最持续发展的文明国

我们从地缘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在世界十条大河的两条——长江与黄河——流域以及周边地带结成占人类相当大一部分的极为庞大的人群联合体,经过两千多年而仍然持续发展。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印度友人、印度大文豪及东方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看得特别清楚,也作了生动的描述。1916年,泰戈尔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演时说:

古希腊的明灯在初点燃的土地上熄灭。罗马的威力被埋葬在它广大帝国的废墟之下。但是建筑在社会与人的精神理想基础上的文明仍然活在中国和印度。从今天机械强力的角度来看,这(文明生命)可能显得弱小,然而,正像活的种子一样,天上降下滋润的雨水,它就会抽芽、成长,伸展它造福的树枝,开花、结果。^①

1901年泰戈尔写的孟加拉文章《社会差异》,对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感到愤慨,形容中国是“老虎”、欧洲是“羔羊”。文章写道:

广大辽阔的中国不是受到刀剑统治的约束,而是宗教的规则变成纪律性。这个宗教包括父子、兄弟姐妹、夫妇、左邻右舍与农村人口,还有君与

^① Uma Das Gupta, eds., *The Oxford India Tagore: Selected Writings on Education and Nationalism*,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46.

臣、传道者与受传者之间的彼此关系。无论有什么外来的打击,或者改朝换代,是这个宗教从内部把广大中国的极为众多的人群控制起来。如果这一宗教受伤,中国就有死亡之痛而为了自卫变得残酷。谁能控制中国呢?帝王和他的军队能算什么?并不是中华帝国而是中国人民受到震惊。^①

泰戈尔这两段精辟的分析使我们得到一个重要启示:两千年来人类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这样庞大的人群持续团结在中华文明伞下的现实绝对不是什么“传统的皇权”,不是因为“中华帝国”的存在,而是一种能使“父子、兄弟姐妹、夫妇、左邻右舍与农村人口”、“君与臣、传道者与受传者”结成一个社会集体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由文化,而不是武力组成。泰戈尔出自世界四大宗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的祖国——印度,对“宗教”非常敏感是自然的。但他说的“宗教的规则变成纪律性”指的是像孔孟之道的伦理规矩,指的是人类自觉凝聚的一种文明精神。用现代西方名词来界定,就是“civil society”(文明社会/公民社会)。孟子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说了“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 滕文公下》),“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孟子 滕文公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 离娄下》)。他认为没有文明精神,人和禽兽就没有区别了。从孟子开始至今,中国民间一直把缺乏仁义道德的人贬为“衣冠禽兽”,这也是中国文明独到之处。

有趣的是,泰戈尔不但把这种孔孟之道解释为“宗教的规则变成纪律性”,还说“如果这一宗教受伤,中国就有死亡之痛而为了自卫变得残酷”。我不是想把泰戈尔说成“中国学”权威(他当然不是),而是想借他那诗人的语言的洞察力来解释中国文明发展走过的不平坦道路。孔孟之道有得有失:“得”是使庞大的人群持续结合成一个社会集体,“失”是个人必须牺牲自由(妇女与青年牺牲最多)。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把孔孟之道定位为必须推翻的“旧礼教”。鲁迅把孟子“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倒过来责备孔孟之道把中国变成“吃人的礼教”(《狂人日记》),这就印证了泰戈尔说的“为了自卫变得残酷”。如今这样的极左思潮似乎并没有和十年动乱与“四人帮”一同被历史埋葬,那被鲁迅等人的“匕

^① 转引自沙潘 摩炯达:《朝东看:泰戈尔宇宙思想中的中国》,王邦维、谭中主编:《泰戈尔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2011 年版,第 61—70 页。

首”与“投枪”所“残酷”刺割、使得中国文明持续两千多年的“宗教受伤”，中国传统智慧经历的“死亡之痛”，至今没有完全康复。

我们再看在这两千多年期间，全球其他地方都是由部落发展成小规模的国家，曾经有过的庞大帝国（罗马、波斯、阿拉伯等）都以化整为零告终。独有中国“大一统”式的政体具有巨大的凝聚力而不融化、解体。泰戈尔说，经过长时期环境的变迁，那些古文明的“明灯在初点燃的土地上熄灭”了，只有中国和印度例外。印度的情况又和中国不同，它有文明持续性发展却缺乏政治的凝聚力，古代的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建立起来的统一局面很快就消失了，将近一千年以后才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王朝的兴起以及其后的英帝国主义侵略把它沦为殖民地的统一。

我们要使中国传统智慧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就必须研究中国这种既有文明持续性又有政治凝聚力的优点的源泉。我们不能逃避氏族社会血缘关系的家族承传的问题，可是也要看到中国发展大大超越家族承传。前面谈到的文明精神与“宗教规则”如果不和家族承传结合起来是不能产生巨大凝聚力的。我们必须注意：原始社会部落通过宗法制度发展成国家体系，结果是家族统治国家，可以简称为“家国”。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家国”的概念被“国家”取代了。孔子在《大学》中把中华文明的理想归纳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部曲，超越了一般“宗法制度”的界限。这“天下”的概念是模糊的，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把“王”（天子）比作天上的太阳，把中国比作地球上阳光所能照到的地方（但并没有要征服世界的意思）。总而言之，是把中国社会人际关系扩大到家族无法统治的范围。中国这种文明理想在理论上把家族统治的专利权剥夺了，用“天命”的理论取代了它。这“天命”当然也是含糊的，是对中国统治者的一种道德约束。孔子规定的中国社会纪律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主要像个君主，臣民要像个臣民，谁也不许胡作非为。孟子在这一道德约束上又加了“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就是说，如果统治者失去道德（天命）就不再是“君主”而是“独夫”，就该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革命理论。

从上面这些探讨看出，中华文明经历过的宗法制度是一种超越的体制，中国的“国家”文化是把中国当作大家庭而又不允许统治者胡作非为。但是这样

的文化本身没有保证,于是在政府腐败的时刻就会有人“替天行道”,带领农民起来革命,实现改朝换代。农民战争与改朝换代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化的重要动力。这样的农民战争与改朝换代和马列主义的“革命”概念有着根本区别,那就是它改变朝代但不改变阶级关系,一直要到近代由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领导的农民战争才使得农民真正“翻身”。中国的超越的“宗法制度”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它的开放性,孔子说的“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四个阶段不但适用于汉族的英明统治者,也适用于蒙古族与满族的杰出领袖,他们能从边地到中原来实现“天下平”而为中国历史所接受,这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独特之处。

文化既是精神又是物质。文化的物质基础就是文字。我们比较中印两大古文化。古代印度没有纸,经典都写在树皮或树叶上,不易保存,这和印度自古以来重口传是互为因果的。中国既发明了纸又重文字记载,那就高明得多。古代来到中国的佛教高僧都有一肚子学问,把经典都记在脑袋里。中国从汉明帝开始就对这些印度文化大师做出一套“设计”,那就是:一、请进来;二、上宾招待;三、译经。这种设计实行了一千多年,结果是现在把佛教精神文明保存得最丰富、最完整的不是印度的巴利文字与梵文,而是中文。今天谁如果不懂中文就不能成为佛学权威。

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的非音符文字——汉字——正是中国“大一统”的秘诀。第一,中国把人类这么大部分从不同语言、文化中生长出来的群众团结成一个社会政治整体,他们不必改变自己固有的语言和传统文化也可以掌握汉字而精通中国文化(李白是生在碎叶的外来移民的第二代,他对汉字文化的精通简直无人匹敌)。可以说,是汉字创造了“汉人”(使用汉字是亿万来自五花八门祖先血统的人们的共同特征),而不是先有“汉人”再有汉字(“汉人”的名称在汉朝以前是没有的,是“五胡乱华”以后区别于“胡人”才流行的)。第二,中华文明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治国之道”(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这也是其他古文明中所难以见到的。这样,外来的统治者就不得不入乡随俗、采用汉字文化,不得不学习与精通汉字文化,久而久之,他们就“汉化”了。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却经常被中国学家忽略的,就是被佛教的“大乘”(我指的是大车)载到中国来的印度文明对充实中华文明“治国之道”的贡献。可以从统治者与被统治的广大群众两大方面来肯定。从统治者方面来看,自从南北朝

以后,中国绝大多数统治者都信仰佛教(至少是对佛教友好),佛庙进入皇宫,皇室、贵族、政府向佛庙捐献大量财物。这种亲佛教的倾向自然影响了中国统治阶层的宇宙观,使中国的“治国之道”增加了世界大同的思想因素。从被统治的广大群众方面来看,他们是佛教传道的主要对象,他们的思想智慧与文化生活得益于佛教。这两大方面会合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隋唐统治者建立向群众开放的科举制度,以及佛庙变成帮助群众中的有志之士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佛庙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促进印刷工业与制书工业的发明,中文佛经成为世界最早的印书。

佛教把印度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方式传到了中国,在中国潜移默化而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在别处已经论述。^①印度文明的两大精髓,一是生命的超越,另一是 Brahmatmaikyam (“Brahma/梵”与“atma/我”的结合)。泰戈尔对生命的超越说过一段精辟的话:“生命为没有生气的世界首创了自由的胜利,因为它不仅是外在的事实,也是内在的表情,因为它必须永远超越它实质的界限,决不让它的物质把它的精神封闭,当然也保持在真理的范畴之内。”^②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使得久久被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 卫灵公》)的“实用主义”框架约束的中国知识分子像从鸟笼子里飞出来一样受到印度文明的想象力的陶冶。印度“Brahmatmaikyam(梵我结合)”的思想在中国发展出“大我”与“小我”、“小我服从大我”的社会风气,这也大大加强了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几千年的坚持不懈的庞大的群众结合可以说是特有的“中国模式”。

中国这种“群众结合模式”的基本理想是“大同”,这是古人两千年前在《礼记 礼运 大同篇》就表达出来后来又被印度文明的投入而丰富起来的意识形态。历代许多思想家与文人都时不时表达出这种意识形态,虽然他们没有用“大同”两个字。比方说,宋儒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最生动的“大同”理想。另一宋儒李纲《病牛》诗句“但得众生皆

① 参见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② Sisir Kumar Das, eds., *The English Wri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V. 3: *A Miscellany*, New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96, p. 567.

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也是“大同”理想的表述。这样就使得本文的探讨达到了问题的核心,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出完善“中国模式”的秘诀,实际上非常简单。一句话:中国“群众结合模式”已经有了“大同”的理想,现在就是要想方设法实现这一理想;中国“群众结合模式”已经是一种基本的“大同世界”的框架,现在就是要想方设法在这个框架上砌墙盖瓦,把“大同世界”变成现实。

中华文明是相当务实的,不让梦想发展得离现实太遥远。和印度文明相比,这一特点就非常明显。^①中华文明在有了“大同”理想的同时,还有“小康”的理想。邓小平对“小康”的定义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换句话说,就是安居乐业。中国“大同世界”的理想是务虚,是一种美丽的梦想,“小康社会”的理想却是一种现实的追求,晋朝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它作了生动的描写,因此民间有“世外桃源”的观念。刚才谈到的“中国模式”具有一种基本的“大同世界”的框架,实际上就是对“世外桃源”念念不忘的追求,是务实而不务虚的。正是有了这样的追求,中国才能把人类的五分之一吸引到自己的政治领域中来。

二、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四大内功

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我想强调西方文明对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东方知识界的毒害。我不禁想起 1924 年孙中山在广州宣扬民族主义时讲了一位香港苦力中了彩、欣喜若狂而把藏有彩票的扁担丢到海里的故事。孙中山说:“我前次所讲苦力买彩票的比喻,已发挥很透辟了。彩票是世界主义,竹杠是民族主义,苦力中了头彩就丢去谋生的竹杠,好比我们被世界主义诱惑,便要丢去民族主义一样。”^②今天中国有一种专心致志学西方来实现现代化发展而把中国几千年的智慧忘之脑后的潮流,正是当年孙中山所透彻批评的愚蠢忘形,然而,也必须看到造成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

综观两千多年中国历史,康熙、雍正、乾隆可称盛世,把中国文化推向高峰,

① 印度梦想中的天堂是一种奇怪的境界,你如果想住华丽的住所,你想到了就等于住了;你如果想吃丰盛的食物,你想到了就等于吃了。换句话说,穷人有了天堂的思想境界就不挨冻、不挨饿,那天堂根本就不是物质的了。

②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62 页。